

唐代诗人张谓生平事迹考略（下）

熊 飞

（接上期）

三、在潭州刺史任曾因事被停职审查

张谓在潭州刺史任上的任职时间，《张谓考》言：“大历二年间，张谓在湖南任潭州刺史之职……大历三、四年间离潭州任，入朝为太子左庶子。”《唐刺史考》引孙望《元次山年谱》称：张谓为潭州刺史“约在永泰末大历初年”，“傅璇琮《张谓考》称大历二年至四年张谓在潭州任（《唐代诗人丛考》），疑误。”^⑧并系张谓为潭刺“约永泰元年——大历二年（约765—767）”。

据前引元结《别崔曼序》和张谓自撰《长沙风土碑铭》，张谓大历初在湖南作刺史是肯定的。元结序称，“漫叟年将五十，与世不合垂三十年”。元结自称“漫叟”，自言写此文时“年将五十”，元结生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至大历三年就整50岁。元结说写此文时还只是近50岁，没满，故此序应写于大历三年前。若此时48岁，则文写于大历元年；若此时49岁，则文应写于大历二年。时元结既推荐崔曼为“蜀（属）邑长（县令）”，则其在潭州刺史任是肯定的。张谓自己撰写的《长沙风土碑铭》更可证明这一点。他在此文中说：“巨唐八叶，元圣六载，正言待罪湘东。”^⑨唐之“八叶”为代宗，代宗即位之六载为大历二年（767），其

《风土碑》赵明诚《金石录》著录，立碑时间正好是大历二年。张谓说自己此时在湘东即潭州，故可以肯定地说，张谓大历二年前，就已经在潭州做刺史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事实，也许诸位先生均忽略了，这就是张谓大历二年虽在潭州刺史任上，却并非现任刺史，而是一个因事被就地免职，接受审查的挂职官僚。其继任为阳济，约是张谓停职，即任命阳济为潭刺。

说张谓大历二年在潭刺任因事被停职审查，首先有他自己的作品为证。在《长沙风土碑铭》中，他不是明白地说，大历二年他是“待罪湘东”吗？“湘东”指潭州，“待罪”肯定不是作刺史的意思，有谁见过言做刺史是“待罪”呢？“待罪”是听候处罚的意思，显然是有人说他犯了罪，并因此停了他的职，他才在那里等候处理。

除张谓这篇《长沙风土碑铭》可证明张谓曾在潭州刺史任上因事被停职审查外，他的那首《寄崔澧州诗》更明白地作出了记载：

共袂台郎被，俱褰刺史帷。罚金殊往日，鸣玉幸同时。五马来何晚，双鱼赠已迟。江头望乡月，无夜不相思。^⑤

前已言及。崔澧州即为澧州刺史的崔瓘。崔瓘一生两为澧州刺史，其中一次约与张谓为潭刺同时。诗言“五马来何晚”，这“五马”就是汉代太守的出行规格，这里毫无疑问是借指崔瓘刺史职位。张谓在诗中所言“罚金殊往日，鸣玉幸同时”是何意？“鸣玉”即鸣珂锵玉之意，指在朝为官。“罚金”何意？我以为应即古代刑罚之一的罚鍰。《书·吕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鍰，阅实其罪。”^⑥古代一般罪行较轻，只罚犯罪人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即可赎其罪行，这种罪就叫罚鍰。张谓这两句说，虽我过去有幸与你一同在朝为官，但现在我被处以罚金之罪，就和过去的情形太不相同了。虽然，张谓与崔瓘寄诗之时，他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正

是停职审查时间。崔瓘首为澧刺在宝应间，此时应是二刺澧州之时。据《刺史考》，其二刺澧州在“永泰元年？——大历四年（765？—769）”，这首诗也肯定地证明大历二年前后张谓被审查期间他在澧州。

《唐才子传》卷四叙张谓生平，此处作：

以将军得罪，流滞蓟门。有以非辜雪之者，累官为礼部侍郎。无几何，出为潭州刺史。性嗜酒，简淡，乐意湖山。^⑦

吾疑《才子传》张谓传有错简情况，张谓从军镇回朝任职情况全然不见载，且“有以非辜雪之者”为出刺潭州后事，且官礼部侍郎在由潭刺入为太子左庶子后。正因为错简情况严重，因此，傅璇琮先生对传的价值也否定的多，以致得出“亦无所谓‘有以非辜雪之者’”的结论，这明显与张谓生平不符。

张谓在潭州被停职审查的事情，从常袞的《授张谓太子左庶子制》也可明显看出。制云：“敕中散大夫前守潭州刺史本州团练守捉使……张谓”，在张谓潭州刺史之上，明明白白地加上了一个“前”字，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张谓不是由现任潭州刺史直接转太子左庶子职的。他既是在潭州刺史后任太子左庶子的，又不是由现任直接转任太子左庶子的，他应在离开潭州刺史任后一段时间再任命为太子左庶子的；在他任太子左庶子之前，潭州刺史已另有其人。对这个事情的最合理的理解，就是他在潭州刺史任曾因事被停职审查。

关于张谓任潭州刺史的时间，我以为也应与崔瓘一样的是永泰末大历初即在潭州任刺史，但大历二年被停职审查，直到大历三年底问题弄清楚，朝廷再次任命他为太子左庶子，四年春二月，遂从湖南携书僧怀素一道进京。他在潭州约三年多。对这一点，我在关于怀素的研究中曾经述及，这里就不赘述了。

四、张谓早年生活及其卒年

前已谈到，根据张谓《进娑罗树枝状》等文，张谓开元末天宝初在田仁琬安西都护幕。在入田仁琬幕以前，他又在哪里干了些什么？

对张谓早年生活情况，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张谓传》记云：

少读书嵩山。清才拔萃，泛览流观，不屈于权势。自矜奇骨，必谈笑封侯。二十四受辟，从戎营朔十载，亭嶂间稍立功勋。以将军得罪，流滞蓟门。^⑧

傅先生在《张谓传》校笺中说：“按此云谓少时曾读书嵩山，未见于谓之诗文，亦未见于他人记载，及‘清才拔萃’云云，皆未知所据。”“唐宋人从未记述谓有此经历，谓之诗文亦未言及曾从戎营、朔。今考谓诗有《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全唐诗》卷一九七），则知才子传所云，乃误以孙构事加于谓，所谓二十四受辟云云，皆为无稽之谈。”

从辛氏对张谓生平的记述看，的确有很多是既不见于唐宋人记述，也不见作者现存诗文的。这当是辛氏或看到了我们现在已无法看到的关于张谓生平的珍贵材料的证明。比如“二十四受辟”，就是如此。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的甄别，应持慎重态度。因为傅先生认为《才子传》上面的记载与张谓诗《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有关，为说明方便，下面将此诗照录如下：

昔在五陵时，年少心亦壮。尝矜有奇骨，必是封侯相。东走到营州，投身似边将。一朝去乡国，十载履亭嶂。部曲皆武夫，功成不相让。犹希虏尘动，更取林胡帐。去年大将军，忽负乐生谤。北别伤士卒，南迁死炎瘴。蒹落悲无成，行登蓟丘上。长安三千里，日夕西南望。寒沙榆塞没，秋水滦河涨。策马从此辞，云山保闲放。^⑨

《才子传》对张谓青少年时代生活的记载，的确不少是本于对

此诗的理解，但傅先生均说成是“误以孙构事加于谓”，恐有武断之嫌。这首诗虽是一首唱和之作，但主要还是抒作者之情，“昔在五陵时，年少心亦壮”云云，是张谓自言，而非指孙构。从这首诗的诗题可以看出，孙构与张谓一同免官，一同登蓟楼，一同赋诗，孙构诗今不存，但二人应是同病相怜，有感而发。在自己的诗中，替人抒胸中块垒者并不是没有，但多为赠诗；而张谓这首《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诗不是赠给孙构的诗，因此，不能理解为诗中所写是孙构生平。再说辛氏言张谓“二十四受辟”，也并没有诗的依据，是独家新闻，这也应是辛文房看到了张谓早年生活材料的一个重要证明。谁能否认《唐诗纪事》关于张谓登天宝二年进士第这个独家新闻的价值？

说张谓此诗是其自叙生平，这又牵涉到对诗中“去年大将军，忽负乐生谤，北别伤士卒，南迁死炎瘴”的理解问题。傅先生在给此诗系年时说此事“是确有其事的”，下面便举《旧纪》开元二十年（732）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库物，与将军杨元方并决于朝堂，流瀼州，“皆赐死于路”的记载，以为“张谓诗中的将军，当指赵含章”，并断言：“遍查开元、天宝时张谓生活的年代，唐朝东北边将因得罪贬谪至南方而死者，只此一事。”这个结论的错误，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已言其非，今进一步证之：

其一，张谓《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诗明言“东走到营州”。不管是言谁，其当年投奔的幕主应是营州平卢节度，而非幽州范阳使幕。赵含章开元二十年赐死之前所任为幽州节度府长史，并没有兼平卢节度使或兵马使，故言其幕主为赵含章，于诗不合。

其二，张谓明言其府主职为“大将军”，且言是“南迁死炎瘴”。赵含章为幽州长史，唐史不记其有大将军职衔。《大唐故静塞军司马杜府君墓志铭》之墓主杜氏，为赵含章部下，志言：“赵将军（含章）奏凯未毕，诽书纵横；功归庙堂，身系下狱……尸僵路隅，名削勋府。部曲且死，占募何从！”^⑥只记其为将军；又赵

含章是南迁“赐死于路”，并非病死在炎瘴地面。此又与史不合。

其三，开元、天宝间，东北边镇也并非只发生过赵含章因得罪贬死南方一例。据两唐书，当时东北名将张守珪就是这样结束一生的，张守珪的事迹，与张谓此诗所言极为切合。

据《旧传》，“开元二十一年，（张守珪）转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采访处置使。”直到开元二十七年（739）隐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的事情败露时止，他似乎都兼“营州都督”一职。^⑩故张守珪驻节之地，正是营朔之地，所以从“东走到营州”一语看，就应是投张守珪而非赵含章；又张守珪在迁幽州长史兼营州都督之前，就已“廷拜”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也与诗言“去年大将军”身份合；张守珪冒功事败露后，“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⑪这也与张谓诗“南迁死炎瘴”极合。

如上所述，张谓同孙构登蓟楼诗所言之大将军既指张守珪而非赵含章，则诗便应写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张守珪贬死之第二年，即开元二十八年（740）。张谓既是东走到营州，且在营朔呆了差不多“十年”，则其显而易见入的是张守珪幕。

说张谓曾在营朔等地生活了差不多“十年”，除了同孙构这首诗外，还有他的一首名作《代北州老翁答》亦可证明，诗云：

负薪老翁往北州，北望乡关生客愁。
自言老翁有三子，两人已向黄沙死。
如今小儿初长成，明年闻道又征兵。
定知此别必零落，不及相随同死生。
尽将田宅借邻伍，且复伶俜去乡土。
在生本求多子孙，及有谁知更辛苦。
近传天子尊武臣，强兵直欲静胡尘。
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⑫

此诗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即与评说：“谓《代北州老翁答》

及《湖中对酒》，行在物情之外，但众人未曾悦耳。”^⑧由此可见其影响，虽不为当道所悦。此诗所谓之“北州”，应是概言北地州郡，“营朔”就应包括其内。诗写大量征调民夫发动边塞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如果不是较长时间生活在“北州”，又深知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是写不出这种作品的，这恐怕是张谓长期生活在东北边镇的一个直接证明。

另外，李白集中有《鲁郡尧祠送张十四游河北》（《集》十七）诗一首，这位“张十四”，吴汝煜、陶敏二家均考定为张谓，是。张谓自言“尝矜有奇骨，必是封侯相”，这与李白以伊尹、姜尚自诩是极近似的。陶敏先生以为诗约写于开元二十五年（737），恐非；^⑨依张谓生平，此诗应写于离开元二十八年（740）约“十年”前的开元十九年（731）至二十一年（733）间。李白此次在山东兖州送张谓游河北，张谓此后不久，就“东走到营州”，入平卢幕。张谓既概言其在营州有“十年”光景，即没有足十年，恐也应有八、九年。故我以为李白送张谓游河北之诗应写于开元十九年（731）前后，在此后不久，张谓就应入平卢幕。其入平卢幕，或在开元二十年（732）前后。

《才子传》说张谓“二十四受辟”，如其开元二十年入平卢幕，则是年他就应有24岁，其生年就应是唐中宗景龙三年（709），比李白、高适、王维稍小一点，比杜甫、岑参稍大一点，这从同时代人对他的称谓看，还是比较合适的。傅璇琮先生推定张谓应生于公元711年左右，与杜甫相上下，还是不错的。

对于张谓的卒年，傅先生据怀素《自叙帖》引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称“今礼部侍郎张公谓”，便认为“直至大历十二年十月间怀素作《自叙帖》时，张谓尚在人间，至于他是否任礼部侍郎，则不可确考。”“卒年当然也不可确考。”对这个问题，补考如下：

1. 唐怀素《自叙帖》，据宋人记载，南宋时传世者有三：一在

蜀中石阳休家，黄鲁直曾以鱼笺临过数本；一在宰相冯当世家，后归上方；一在苏子美家。^⑧今所见也有二种，一可能是当年黄鲁直所临之蜀石阳休本，尾署“大历丙辰秋八月六日沙门怀素”；一即苏子美家传本，尾署“大历丁巳冬十月廿有八日”。^⑨二本写作时间前后相距年余。

2. 怀素《自叙》出现对张谓的称谓，前后共有四处：一言“小宗伯张正言”、一言“今礼部侍郎张公谓”、一言“张礼部”、一称“张公”。这四个称谓，只有“今礼部侍郎张公谓”出现在颜序中，其余三个均怀素帖所称。傅先生据颜序对张谓的称呼，逐渐张谓活到了大历十二年（777）冬十月之后是不甚恰当的。现在无法证明，怀素《自叙》与颜序写于同时；恰当相反，《自叙》抄录颜序，正说明颜序写作在怀素《自叙》成帖之前。因此，颜序写作之时张谓在礼部侍郎任，并不等于怀素写《自叙》之时他仍活在人间。

3. 说张谓活到了大历十二年冬十月以后，证据不足。怀素和颜真卿均只称张谓为礼部侍郎，各种材料也仅记张谓终职为礼部侍郎。张谓典大历七、八、九年礼部试，其始任礼侍，则应在大历六年（771）冬。至大历九年（774），他就应转任他职；至大历十二年（777），他还应再迁一职。这数年中他若仍呆在侍郎任，就应象七、八、九年一样主持上都礼部试；但大历十年（775）以后，礼部侍郎已换他人，则说明张谓已不在礼部侍郎任。既未见张谓迁任新职，又不在原礼侍任，张谓哪去了？最合理的解释似乎应该是，张谓大历十年以后便不在人间（因其还未到退休之年），他大约活了六十余岁。

注：

①《全唐文》卷三八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影本第2册第1714页。

②③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中华书局排印本第2册第137—

146页。以下引《校笺》均出此，不另注。

④《全唐诗》卷三七五，中华书局本第4册第3806页。此文亦见中华书局影印本《文苑英华》第4册第3297页。

⑤同上第3806页，亦见《英华》第4册第3297页。

⑥《唐代诗人丛考·张谓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2—208页，下引《张谓考》均出此，不另注。

⑦《文苑英华》第4册第3082页。

⑧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第6册第4800页。

⑨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下册第1456页。

⑩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2册第11724页。

⑪同上，第12册第11411—11412页。

⑫关于和义公主下嫁宁远的时间，李元阳本《通典》引唐杜环《经行记》云：“拔汗那国……大唐天宝十年，嫁和义公主于此国。”恐误，杜环天宝十载（751）即随高仙芝西征，至西海，若本年十二月始嫁和义公主，他当未及见闻。转引自《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古行记四种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

⑬第12册第11504页，《唐大诏令集》和《全唐文》并录玄宗此诏。

⑭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册第2426—2427页。

⑮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2册第11459页。

⑯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第1版第174页。

⑰见第七章植物·娑罗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74页。

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上册第382页。

⑲参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张谓考》及《唐才子传校笺·张谓传》笺证。

⑳见后。

㉑《金石萃编》卷八三·唐四三，中国书店1995年3月据1921年扫叶山房本缩印第二册。

㉒㉓《册府元龟》卷二四，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一册第263页。

㉔《册府》明记田仁琬天宝四年（742）正月戊申尚在安西，但《旧唐书·王忠嗣传》又以田仁琬开元二十九年（741）为河东节度。吾以为，如果任

命期为开元二十九年的话，也应是本年十二月末。田氏离安西，应在天宝元年春夏间。《唐刺史考》安西下疑《旧传》误，河东下又系田仁琬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矛盾。

②⑤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册第5340页。

②⑥《宋本金石录》卷二七《唐陈隐王祠堂记》赵明诚跋尾。参傅璇琮《张谓考》及《唐才子传校笺·张谓传》笺证。

②⑦《全唐文》卷四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影本第2册第1865页。

②⑧《宋本大唐六典》卷十四，中华书局1991年1月影印本第319页。《旧唐书·职官三》略同。太常寺协律郎“掌和六律六吕”，职掌品级与太乐令、太乐丞近似，张谓中进士后也有可能任的是协律郎。

②⑨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中华书局1984年8月版上册第304页。

③⑩《旧唐书·高仙芝传》，中华书局排校本第10册第3205页。

③⑪唐诗人岑参集中尚有《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二诗，均为岑参首入安西高仙芝幕时至武威后所写，从二诗看，刘单此前就已在高仙芝幕。是离夫蒙灵督幕后重入高仙芝幕还是一直留在安西，不可确考。

③⑫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1版第五册第192—193页。

③⑬《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唐纪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影本下册第1470页。《旧唐书·高仙芝传》同。

③⑭《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十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54页—240页。

③⑮参熊飞《〈交河那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与岑参行年小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总第53期）。

③⑯《全唐文》卷三七五，中华书局第4册第3807页。

③⑰《宋本大唐六典》卷三十，中华书局1991年1月版第414页。

③⑱《刘随州集》卷三，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影本第1072册第20页。

③⑲《唐才子传校笺·刘长卿传》笺证，中华书局1987年5月第1版第1册第315页。

④⑩参周勋初《高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月第1版）、左云霖《高适传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④①《旧唐书·李琦传》、《通鉴》十五载七月、《唐刺史考》第三册“淮南道·扬州”。

④②中华点校本第10册第3329页。

④③刘开扬《高适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第1版第395页。

④④《全唐书》卷一九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扬州诗局本上册第459页。

④⑤《唐才子传校笺·贾至传》笺证，中华书局1987年5月第1版第1册第480—492页。

④⑥《全唐文》卷四一一、四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2册第1865页、第1870页。

④⑦《全唐文》卷十二，中华书局1992年1月第1版第349页，《旧唐书·职官三》略同。

④⑧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颜鲁公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89页。

④⑨⑤④《全唐文》卷三七五，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册第1684页、1685页。

⑤⑩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第6册第58页（总4184页）。

⑤⑪《旧唐书·代宗纪》。

⑤⑫中华书局影印本第9册第8042页。

⑤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4册第2127页。

⑤⑭《全唐文》卷三七五，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册第1684页、1685页。

⑤⑮《全唐诗》卷一九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扬州诗局本上册第459页。

⑤⑯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第275页。

⑤⑰⑱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393页。

⑤⑲⑥④《河岳英灵集》卷上（《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第1版第66页、第65页。

⑥⑩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三六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下册第1404页。

⑥⑪郁贤皓《唐刺史考》谓开元二十二年（734）后营州都督为乌知义，似可商榷。

⑥⑫《旧唐书·张守珪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册，第3193—3195页。

⑥⑬此诗又见敦煌唐人诗集残卷P2555，题《何（河）上见（下转84页）

《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二。

③关于《白楼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九（叶十二上）云：“白楼在河中，至楚子绚为河中节度使，乃刻于石。绚父子为唐显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见称。世传绚为文，喜以语简为工，常饭僧，僧判斋，绚于佛前跪炉谛听，而僧倡言曰：令狐绚设斋，佛知。盖以此讥其好简。楚之此赋，文无他意，而至千有六百余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尧朱之善恶异也。”

④参见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一十六。

⑤如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四，叶二十二下、武亿《授堂金石续跋》卷十一，叶六下。

⑥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三十七认为《黄楼赋》不知何人所书，但据《江苏金石志》卷九引徐度《却扫编》、又援《徐州府志》引《匏翁家藏集》，则可以确定此赋为苏轼所书。

⑦参看《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十六叶三十下《山河堰赋》陆增祥题跋。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上接 68 页）

老翁代北之作》。

⑥⑤《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82 页。

⑥⑥《书画汇考》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影四库全书第 827 册第 374 页。

⑥⑦丙辰本《自叙》，有河南美术出版社 1985 年影印本；丁巳本《自叙》有文物出版社据台湾故宫博物院珂罗版影印本。参启功《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省咸宁市《咸宁师专学报》编辑部